# 【催情香水推销员】【完】

那个卖催情香水的女人，本来想买她的产品，却没想到送上门来让我操。谁让她做的是那种产品，又那么骚？不过我到底也有付钱，所以也不算是白玩吧！

再说她也享受着了，算是扯平。

现在想起那个女人的骚样子来，心里还觉得痒痒地，很想有机会再和她切磋切磋，希望她还能想起我这个意外情人，记得那天的爽。

在这里有一点经验告诉大家，以后遇到推销员，可不要一律拒之门外呀！说不定里面就有很好的货色呢！那天我的哥们要是知道黄慧卉是这样的，一定后悔没有干到。

我个人比较喜欢岁数大一些的女人，梨形的稍稍有点下垂的乳房和深色的、肥厚的阴唇，会让我特别兴奋，因为只有被人干过的次数多，才会有这种颜色的屄，肥软、多汁，叫床也很大声，那种浪劲儿很有特点，干起来特别过瘾。

黄慧卉的两个大屁股撅起来像两座小山，臀沟深深下陷，能轻易地夹住人的手指头。两个屄片就像最肥最厚的公鸡的冠子，里面不是很浅，但是越干越有握劲儿，叫春的声音响得恨不得你把她嘴堵上。

上个月２５、６号，我哥们来了几个客户，一起吃中饭、唱歌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黄慧卉就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，快吃完的时候她敲门进来。

她穿着一件黑色的低领衫，斜背个小包，勒得两个奶像要跳出来。她很谦恭地每人发一张名片，当时谁都没搞清楚她是干什么的，也没有人搭讪她。

哥们身边没位子了，我坐门边儿，身边正好有个空座，黄慧卉就坐下来，讨好地跟我介绍什么催情香水，说很有效没有副作用，讲得高兴时，整个胸脯都快贴到桌子上。

让我眼光一直注视那对巨奶，什么都没听进去，只记得是性爱芳香剂，下面也开始硬起来。后来哥们结帐起身，黄慧卉还叮嘱要买的话打电话给她，她可以送货上门。

我心里一直记挂着黄慧卉，有点注意力不集中，没到两点就跑回家去了。

回到家里已是两点多，我拿了手机拨了09\*\*\*\*\*65，有人接了正是黄慧卉的声音，我问她在哪里，她说在公司值班。我说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产品吗？

黄慧卉的声音有点沙哑，假如是在半夜里听，绝对会让人性冲动。她说女人闻了催情香水以后，就会在１５秒内兴奋起来，渴望性交，也更容易高潮。

她的声音让我一下子就硬起来了，我一边撸着不安份的老二，一边努力不让自己声音异样，问黄慧卉：「怎么个兴奋法，你给我描述描述。」黄慧卉咯地笑了一下：「你还不知道吗？」我说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不知道女人用完什么感受，我得知道详细一点才好买呀！我用的好还可以给哥们介绍，多买几瓶。

黄慧卉嗯嗯地说：「就是浑身发热像洗热水澡那样子，舒服得特别想让人抱着、让人摸，不摸就难受，下边那里变得很热、很痒，胀得厉害，就是想让什么插进去……」我说：「下边是哪里，让什么插进去呀！」我老二胀得更硬，手一下一下地使劲撸着，想象黄慧卉那丰满的身体，浑身像冒火一样，恨不得马上拉过来干上一炮。

黄慧卉说：「嗯……就是下边阴道想男人的宝贝呀！那个时候就是想让男人插呀！不插就难受。」我说：「要是没有男人插你怎么办？」黄慧卉说：「你真坏哟！反正胀得就是得放出去。你不知道女人胀起来一点也不比男人差，那个难受劲儿呀……哎！就是身边随便有个什么，就想捅进去算了。」这句话差点没让我喷出来。

我问她：「你也用过吗？真有那么好吗？」「用过啊！舒服极了，每次都美得要命。」「怎么个美法？你能给我形容一下。」「就是整个身体像飘了起来，想让人狠劲儿地插，一直插到底，怎样狠都不怕，就是别人在旁边看着也不顾了，但是很快就能泄出去。完事后浑身像散架一样。」「你说什么泄出来？我没听清楚。」我故意说。

「就是女人的淫水啊！」黄慧卉吭哧吭哧地说。

「能有多少？你的淫水多吗？」「不跟你说了。」「别呀！我是想买呀！对顾客怎么能这样呢！告诉我，你的淫水多吗？」「很多。」黄慧卉很简单地说。

「多到什么程度，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用过？」黄慧卉被我挤兑得不得不说：「有一次床单和褥子都湿了，半夜起来换。」「你说得这么神我不信，你给我试一下，我在电话听你的声音，要是真有那么好，我就马上买一瓶。」黄慧卉犹豫了一下：「你真想买吗？」「当然，我还会介绍别的朋友买你的产品，他们都是很有钱的。」「那好，你等着，我给你试，但是你可不能跟公司说呀！」「你放心吧！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实际效果，你说对女的这么好用，不试怎么知道呢？」电话那边传来唏唏簌簌的声音，我还没听清楚她在干什么，就传来很清晰的呻吟：「来了……我好热，我好痒……哎呀！真难受……」「你怎么了？」「我吸了，头晕，想……」「想男人，是吗？」「想。」「想我怎么样？」「想你抱我、摸我、亲我，想你的手摸我下边，下边难受……」「哪里难受？是屄里痒吗？」「是，太胀，好想……」「想我用鸡巴插你吗？我的鸡巴好大的。」黄慧卉哼哼地像个发情的母狗。

我说：「别急，亲爱的，你脱了衣服吗？」「没脱，我脱了裤子。」「你在揉你的屄吗？」黄慧卉大声说：「是的！」「我告诉你，你手指伸进屄里去……」没等我说完，就听黄慧卉闷哼一声，就听到「咕唧咕唧」的水响，哼得越来越大声，就像真有人在干她一样。我被刺激得受不了，大力撸了几十下，就喷了，精液喷出有半米远。

等我喘过气来，电话那边也没声了，我大声问：「宝贝，你还在吗？刚才爽吗？」黄慧卉气息微微地说：「我刚才也泄了，椅子都湿了。」「坏丫头，记得擦干净啊！不然你们老板明天来问你这是什么，你要怎么回答他？」「我就说，我和我男朋友在一块干了呀！」黄慧卉咯咯地笑着。

「说真的黄慧卉，我挺想你的，明天来我这里吧！我要买你的产品。」「真的吗？我去哪里找你？是不是去公司啊？」「谁在公司买这个？是我家里，怎么，你不敢来吗？」「谁说的？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这么大了，我不会叫呀！」「叫什么？叫床吗？恐怕你当时就想要我了。我告诉你说，我很大的，我吃过药，一定会让你爽。」「那不行啊！真那样公司会把我开除的。」我生怕她不来，就说：「你放心，我肯定买。来吧！」第二天上午８点刚过，我还没起来黄慧卉就打电话来。一想到黄慧卉那风骚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又放了一枪。黄慧卉说她公司在北边，坐公交车过来要一个多小时，我差点忍不住让她包出租车过来了。

黄慧卉今天穿了一件从奶下边打个褶、底下散开的上衣，前胸差不多是半透明的，下身穿件七分裤，屁股和大腿都紧绷的。大概是昨天晚上在电话里爽了，一见面黄慧卉就给我来个自来熟，「嗨」了一声，眼珠就瞟过来。

她仍背着那个该死的小包包，细细的皮带勒进两个乳房中间，前边松松垮垮地正搭在两腿中间，走一步，半个包就夹进腿缝里。

「东西我带来了，是１５００块一瓶，你买几瓶呀？快点把钱给我吧！我还要回公司交帐呢！」「哎呀！你这个小姐怎么这么着急呢？哪有买东西不让人看货呢？总得让买的人满意了，卖的人才能拿到钱吧！」我让黄慧卉坐到沙发上，我拿起一把椅子坐在她外边，一低头就看见深深的乳沟，闻到到阵阵肉香。

「昨天你不是已听我试过了吗？你不是说肯定买吗？」黄慧卉拿眼睛剜了我一下，声音透着嗲，一说话胸前就一颤。

我往她旁边靠一靠，手搭在沙发背上：「电话里谁知道你到底试没试啊！我要看你实际试给我看，我才能买。」黄慧卉还是急于卖东西给我，只好同意：「我试的时候你可要规矩点。」「什么叫规矩呢！」我故意装傻。

「规矩就是我有反应的时候，别脱我衣服，也别强迫我做。」「我当然不能强迫你做什么了，可是要是你求我帮忙呢？」我扯开了上衣领口，露出胸前的肌肉：「我脱自己衣服可以吧！」黄慧卉斜溜了我一眼：「最好别脱。」「这可是我自己家里呀！我脱衣服又和你有什么关系？」一边从上衣兜里掏出１５００块放在茶几上：「你看，钱我都准备好了，总得让我试一下货吧！」黄慧卉从小包里拿出一瓶样品，就要打开。我连忙摁了一下她的肩膀：「别试这个，就打开新的试，谁知道两个里面装的是不是一种东西？」「打开了就要买的啊！再说没开封的劲儿比较大。」黄慧卉皱着眉头说。

「你试好了，这瓶的钱起码是我掏，我要是满意呢！就再买几瓶送给朋友。

要是实际效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我不是骗朋友了吗？」黄慧卉只得打开一瓶新的，放到鼻子下按住一个鼻孔，用另一边深吸了一口气。黄慧卉的脸一下子红了，连脖根带胸脯都红了勉强抬头问我：「行了吧！」「我只看到你脸红，没看到你真动情，效果不好吧！」黄慧卉只得又用力吸了两次，刚把瓶盖盖上，就横着倒了下来，气喘呼呼，两手抓挠胸口，两腿用力夹住小包包，不停地上下蹭。

我抢上一步扶住她，一边按住了她抓挠胸口的双手：「是不是这里难受？要我帮忙吗？」黄慧卉一边使劲摇头，一边却抓住了我的手，往她衣服里面揣。

我一把掀开她的上衣，结结实实地攥住丰满的乳肉，抓住乳头紧揉了两下，小葡萄已经立了起来。

「下面也需要吗？」「哦……不……需要，难受……」黄慧卉已经口齿不清，身体一起一伏，一副欲火中烧的样子。

我麻利地解开她的裤子，顺着内裤就伸了进去，「噗」地一下插进黄慧卉的小穴里。我一碰到黄慧卉的屄，她就像被电了一下猛地一震，嘴里伊哦不清，浑身扭动着，屄里面早已淫水淋漓，热得烫手了。

我顺势挖了几下，黄慧卉嗷地叫出来：「快，快点，不要过去了。」「你是求我帮忙吗？」「求你，我难受，插我吧！我受不了了。」我二话不说，像剥葱一样把黄慧卉从头到脚剥了个精光，拉开裤门，把早已暴怒的鸡巴对准黄慧卉的的肉缝，两个肥腻的屄片迫不及待地，张开嘴把大鸡巴吞了下去。

同时黄慧卉上边的嘴，也舒服地大声哼了一下：「快呀！你快呀！别停下来快给我。」我两手像揣面一样，搓着黄慧卉的两个大奶，下面发狠地用力捣着黄慧卉的肉穴，我的大鸡巴每下都擘黄慧卉的子宫颈上，剧烈的撞击让黄慧卉的淫水都喷溅出来。黄慧卉摇头晃脑，嘴里哼哼哑哑像唱歌一样，给吧唧吧唧的声音伴奏。

没一会儿，只见黄慧卉双眼翻白，大喊一声：「我快要出来了！」就两腿僵直，阴肉阵阵紧缩，一股骚热的淫水洒到我鸡巴上，整个人就像背过气一样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我从没见过女人这么快就来高潮的，叫她刺激得又猛戳了几十下，龟头麻痒难当，鸡巴跳动了几下，就射在黄慧卉子宫里了。

我坐起身，看见黄慧卉还在那大张着两腿，淫水混合着我的精液，顺着洞口流出来，大半个屁股和沙发面都是亮晶晶的。

黄慧卉像喝醉了一样半天才醒过来，无力地笑了笑：「你这个人真够坏的，你来真的啊！」「我哪坏了？刚才可是你求我帮你的。我只问你爽不爽吧！」「爽。」「是怎么个爽法？」「就是觉得血都往下走，下面就像灌满了水似的胀得慌，要是不插进去点什么，那血自己散不了，又特别敏感，稍微蹭几下就泄了。」「是这样吗？我又伸手去摸她的阴唇，黄慧卉连忙缩起两腿：「不要了。」「为什么不要？快说。」「再要，又会高潮，一般这个会有连续几次的高潮。」「那么说，你还没有满足喽？」「身体上没满足，是不想要了。」「又没满足，又不想要，这么矛盾，是不是你产品不好用啊？」「不对不对，实际上我身体还是想要。」「就是说我再搁进去你还是喜欢吧？说实话。」我又开始揉黄慧卉的奶奶，将两个乳头拉得老长，黄慧卉哼哼地说：「是。」「要是我还用鸡巴插你，你还是不会拒绝，是不是？」我用力捻了几下，黄慧卉痛得嘶嘶的答：「是。」「所以咱们还是到卧室的大床上去玩，玩痛快了，你的身体解痒了，我也真正见识了催情香水效果，我才知道买得值啊！」黄慧卉低头想了一下，又扑哧笑了：「我也没办法了，和你去吧！」自己拿纸巾擦了屁股，抱着小包来到卧室。

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，要黄慧卉跪在我两腿间吃我的鸡巴。黄慧卉的嘴唇厚实有劲，裹得小弟弟舒服极了，她两只肥硕的大奶一摇一恍，几乎刮着床单。

吞了几分钟黄慧卉的屄又开始痒，忍不住自己用手去挖，我把黄慧卉翻倒过来操她的嘴，又顺手拿过床头的圆梳子：「用这个自己捅吧！但不许咬了我。」黄慧卉马上把梳子柄倒转过来，熟练地插进自己的屄里，一下一下地用力戳着，舒服得浑身颤抖，但是她嘴里又插着我的阴茎，哼不出完整的句子来，只是呜呜地摇头。

我把黄慧卉拖到床边，让她的头往下仰，把鸡巴深深地插到到喉咙口，黄慧卉翻着白眼，眼泪都快流出来，下边手却不停地舞动，快得像电动的一样。我又插了百八十下，觉得黄慧卉气都喘不过来，整个身体都蜷起来，意志一放松，精液射了黄慧卉一嘴。

黄慧卉滚在一边，大声喘气，我也去浴室清洗。等我回来，又看见黄慧卉用梳子把在捅自己，淫水已经变成了黏稠的浆液，嘴里哼哼唧唧个不停。

这个骚女人！一边胯下的老二又开始跃马扬威了。我一把拉出梳子把，将黄慧卉的两条胳膊用她的包带绑在床栏杆上，拿枕头垫在屁股下面，黄慧卉骚洞朝天，里面又空虚难忍，不停地恳求我快点干她。

这会可由不得她了，我到客厅里把那瓶开了的催情香水拿来，搬着她的头让她吸，黄慧卉很顺从地吸了四下，身体立即像虫子一样滚起来，两腿交缠摩擦，还是够不到痒处，急得大叫：「好老公快来操我吧！小屄痒死了，救我命吧！」我提起黄慧卉两个脚腕，把大鸡巴对准她早已淫水泛滥的洞口「突」地连根插入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左冲右突、旋转、研磨、浅抽深送……刹时就是几百下。黄慧卉被我操得咿呀乱叫，连连丢了四次，阴毛凌乱，唇片歪斜，淫水迸出，最后连喉咙都哑了。

我又把黄慧卉翻过来屁股朝天，用鸡巴用力贯到子宫深处，黄慧卉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浑身颤抖，支撑不住。

我揪住黄慧卉两个肥奶借劲，只顾直直捣入，撞得黄慧卉的屁股「啪啪」地响。到后来，黄慧卉的哼声都带了哭腔，我才猛力搂住她的大腿，狠狠撞了数十下，一泻如注。

我翻身躺下，浑身舒泰，回头看看墙上的钟，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。

我拍拍黄慧卉的屁股让她起床，把１５００块钱给她：「这瓶我留下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，下回我再买。」看着黄慧卉踉跄地穿衣，腿都站不稳，又往她乳罩里塞了５００块钱，让她打车回去。黄慧卉走后，我一觉睡到天黑。

过了一礼拜，我换了个号码打电话说找黄慧卉，接电话的人说黄慧卉家里有事请假了，问她手机号码，对方冷若冰霜地放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挺想黄慧卉，她是我玩过的最骚的女人，如果有机会，还想再操一把。

【完】

11569字节